

高行健的《靈山》

● 湯一介



高行健的《靈山》大概有點「仙氣」，使我不得不去想想它到底希望讀者從中得到甚麼。他用不斷變換的「你」、「我」、「他」在挖掘人性的內在品質，提醒人們要拯救自己的靈魂；用虛幻的想像把人們帶到一種空靈的境界。

高行健：《靈山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0）。
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」，高行健的《靈山》大概有點「仙氣」。我多年前在澳大利亞閱讀這本書時，就很喜歡。我讀小說一般只看它的故事情節，很少想從其中得到甚麼啟示。但高行健的《靈山》使我不得不去想想它到底希望讀者從中得到甚麼。讀後，我所得到的，是高行健通過他在中國大地、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漫遊，用他自己的感受使人們觸摸到中國實在而神秘

的民風、民俗和中國文化的深層內核。他用不斷變換的「你」、「我」、「他」在挖掘人性的內在品質，提醒人們要拯救自己的靈魂；用虛幻的想像把人們帶到一種空靈的境界。這使我不由得想起陶淵明的詩句：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，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」脫離那些世俗的爭爭奪奪吧！我感到，高行健的《靈山》與目前我國多數作家的作品有很大不同。我看的小說不多，但不管好的不好的，都寫得太實，沒有給讀者多少想像的空間。而讀《靈山》可以讓你透過那些民間奇異人物的各種故事，在你的頭腦裏任意創造虛幻的故事。這也許是《靈山》吸引我的地方吧！一般說，像我這樣長期研究正統儒、道、釋文化的人，常常在讀小說時想着書中人物是受到儒、道、釋種種學說的影響，或者是一個西化人物。可是小說中的人物一定要受到甚麼影響嗎？《靈山》中那些戴儼戲面具跳舞的、唱《五更轉》的、雕刻羅天女神的、唱彝族民歌的，他們的故事不是更讓人神往嗎？高行健喜歡未經雕琢的民間文化，在《鍾山》1987年第6期一篇題為〈京華夜談〉的文章中，他說：

我更喜歡的其實還是那些更為原始的民間演唱、踩高蹺、耍龍燈、摺

地攤的、玩把戲的、說道情的，戴臉殼的儺戲和儺舞，也包括那些非常原始的藏劇。那裏面有種生命力的衝動，總刺激我創作。我還迷戀農村和山區裏那些未經文人加工過的民歌和民謠。

原始的東西總是比較接近自然。可是，由於習慣勢力，在讀《靈山》時，我也想過高行健是不是受到老莊和禪宗的思想影響？他是不是喜歡南北朝志怪小說？是不是喜歡讀禪宗語錄？這些只是想想，沒有去研究了。我只是一個小說門外的欣賞者而已。我相信，不同的人讀《靈山》會有不同的感受。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也許正在於它能調動不同讀者，使他們得到不同的情和思。讓

文學更加多樣化吧！讓人們更加能自由地呼吸吧！

附言：我的這篇文章，本來只有不到400字，是應一份報紙之約，讓我用300字來介紹一本好書的。但寄去後，很快就接到約我寫稿的編輯來電話，她說：「你寫的〈高行健的《靈山》〉不能刊出了。」她抱歉萬分，但說不出理由，只是一再說她可以按最高稿酬付我五十元稿費。這真讓人哭笑不得，感慨萬分。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。我謝謝她，我說：「稿費不能收，稿子也不必退回了，我的電腦裏有底，可以無限複製，還可以上網。」事情就是這樣。我現在把這篇短文加長了一些，寄給貴刊，如能刊出，十分感謝。

點擊歷史

● 雷 頤



徐友漁：《直面歷史》（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社，2000）。

近來讀到不少「青年一代」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像的論述，心頭總是不禁一震：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，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、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「秘史」，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重大歷史事件，而且這千百萬「當事人」現在還都「正當年」的時候，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「模糊化」了。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，被塗抹，着實超出人們

近來讀到不少「青年一代」對於文革充滿浪漫想像的論述，心頭總是不禁一震。對歷史的無意遺忘和有意塗抹、偽造，將使那一代人的青春、生命、意義真正「白費」，真正成為「無意義」。為與遺忘作鬥爭，必須不斷「點擊歷史」。